

徐志耕 著

南京 大屠杀

NANJING DATUSHA

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著

昆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11·插页 2·字数 195,000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1987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1,001—151,000

ISBN 7-80040-026-3/I·22

书号 10282·42 定价 2.20 元

铁与血的事实

——为《南京大屠杀》作序

南京市市长

張耀華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它记述了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这一中外触目的暴行，当时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象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对南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判处绞刑。另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

引渡到南京受审，于一九四七年处以死刑。

这血与铁铸成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近年来，日本有一小部分人妄图否认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们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全面、真实、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血腥罪行，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种种原由。温故知新，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引起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岁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之一，它理应公诸于世并让人们牢牢地记住，记住历史的教训。干戈化玉帛。一个民族的自省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种种的苦难。扩张和掠夺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扩张的野心不死，战争就不可避免。制止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责任。

时光如水，五十年弹指而去。世界进入了新的文明的里程。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乞求和平。哪里

燃起侵略的战火，正义的人们就应该在哪里把它扑灭。

人类不要自杀！

和平万岁！

一九八七年九月

献给遇难者

献给幸存者

献给反抗者

献给后来者

目 录

序	大地在诉说	(1)
第 一 章	13-黑色的数字	(5)
第 二 章	白太阳与红太阳	(23)
第 三 章	安全区写真	(51)
第 四 章	血似江水水似血	(83)
第 五 章	虔诚的教徒	(128)
第 六 章	街巷血泪	(143)
第 七 章	焚毁与洗劫	(173)
第 八 章	秦淮残月	(184)
第 九 章	十四个秀英	(203)
第 十 章	民佚们	(218)
第十一章	难言的苦难	(230)
第十二章	不安的“安居”	(244)
第十三章	伤痕不平恨不平	(269)
第十四章	荒野孤魂	(280)
第十五章	历史的审判	(295)
后 记	愿历史成为过去	(338)

序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述说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主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含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子弟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

江水滔滔。一位长江边三千余人的集体大屠杀的幸存者指点着五十年前受害的现场，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经历浩劫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象触了电！我惊

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她失去了太多的红，所以她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蠕生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全国最高的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葬在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象陷落时的南京。”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个中国人。三十万个生灵，是三十万条生命！三十万个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三十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三十七层高的金陵饭店！三十万人的血，有一千二百吨！三十万个人用火车装

载，需两千五百多节车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

我从金色的天堂之门进入了黑色的地狱之门。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群又一群怪物。是人？是兽？是魔？是妖？是鬼？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狞笑、悲号、惨叫、乞求和祈祷。

这是人间的不平和人类的不幸！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象东方人迷信佛教一样，西方人迷信《圣经》。《圣经》中说，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显得卑劣和恐惧，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三”是个不吉祥的黑色的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曾找不到十三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曾没有十三排和十三号座位，美国人曾不在十三日这天出门。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港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陷 城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

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被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依稀可见巨龙般的城墙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他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织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达成，官兵连升三级！”

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星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机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放下电话，他立即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中校团长邱维达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十三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了南京十九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了三天后，损失惨重。日军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原来工事的横梁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子早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火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

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居高临下的射击，象黄蜂一样从轰塌的缺口处爬上了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戮。

失去了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军，他们用惊惶的目光或平静的目光看着战胜者凶狠骄横的神态。寒风嗖嗖，有人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一个一个地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呼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火烧火燎，已经是十三日凌晨了，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了。正在这时，派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

“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他还是指挥部队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象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陈颐鼎拿起电话，想与守卫光华门的二六〇旅刘旅长联系一下，叫他往这边靠拢。电话不通，原来二六〇旅已经撤退了。

不能再犹豫了。陈旅长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一间小房子里开了会。大多数人说，只有撤退，才能脱离包围。他不敢擅离职守，他的部属一个个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起撤退的责任。

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穿过弹雨，向着城西北的长江边逃命。

光华门城墙内外的散兵壕里填满了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还在燃烧。日军的坦克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过了五龙桥，冲过了午朝门！

南京沦陷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日本国发出电讯：

[同盟社大校场十三日电]大野、片